

潘亚敏◎编／珠海出版社

【台港海外华文女作家版】

流行

Lín níng míng jiā xiǎo yǔ

名家小语 ②



目 录

宋贻瑞

讨书读 员

吴淡如

懂得太多，所以怕痛 猿

吴美筠

奇 遇 源

你眼底的火灾 远

小盗手记 苑

如果这棵树 怨

不理解的天 园

把自己装入行李内 员

家 猿

杨小云

她是我初中老师 缘

杨明显

乡 雪 远

二月，远山没有雪 怨

三月·铃语 缘

四月的黄昏 怨

於梨华

亲 情	猿
旧 情	猿
友 情	苑

孟 紫

野鹤之旅	园
------------	---

范鸣英

东尼叔叔	源
西厢记	缘

林婷婷

一夜听雨	缘
------------	---

林 湄

生 命	园
爱	远
希 望	园
山	猿
水	源
人	缘
风	远
雷	苑

雨 萍

负	愿
花 腔	怨
缘	苑

周芬伶

想我的时候请唤我的名字	圆
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罗 英

下雨天更会联想到你 猿

金东方

怎样写小说 猿

命运交响曲 猿

死得壮烈 猿

赵淑侠

永 恒 愿

湖畔夜色 愿

过去，你可曾存在 愿

秋 笛

花·枝·叶 愿

童年的摇篮 愿

园丁的独白 愿

淡淡的色彩 愿

洪素丽

灯笼花再开 愿

昔人的脸 愿

花 香 愿

瓷 碗 愿

橘与柚 愿

雨夜白玫瑰 愿

钟 玲

奇异的光中 愿

一片祥云 愿

钟晓阳

惜笛人语 愿

钟玲玲

艰苦旅程 员惠

胡燕青

等 待 员圆

彩 店 员缘

夜读叶慈 员怨

浮舟乱泊 员员

泉水不到的角落 员源

诗 笺 员远

胡茜青

希望之歌 员惠

说、说、说 员圆

享受美 员员

爱情种种 员猿

村屋的独白 员缘

夏润琴

三个卑微女子的片断 员圆

宰 主

旱野撒甘泉 员圆

爱 薇

笑谈作“~~茶~~宰” 员远

书的魅力 员惠

“秀才人情” 员圆

文人的笔 员圆

爱 芳

静静的莱茵 员源

涂静怡

- 夜空下 员愿
- 春的颜色 员员
- 蜘蛛 员缘
- 女人与女人味 员苑

柴娃娃

- 设法温柔一点 员员
- 命犯桃花 员猿
- 幸福婚姻 员源
- 强人生贵子 员远
- 理性地爱 员苑

圆 圆

- 分享妻子的成就 员园
- 所谓代沟 员员
- 职业主妇 员员
- 看与吃 员园

徐 璇

- 信 员源
- 长 洲 员缘
- 入 厨 员苑

康来新

- 出 关 员怨

梦 莉

- 片片晚霞点点帆 员员
- 关山有限情无限 员源
- 故乡的云 员愿
- 烟湖更添一段愁 员园

离 情	圆源
一种相思两处愁	圆远
在月光下砌座小塔	圆愿
淡 莹	
我的星期天	圆员
另一种情怀	圆猿
我的写作习惯	圆缘
把黑夜带回家	圆苑
梅 筠	
晨风短歌	圆怨
晨梦子	
赤子情怀	圆圆
诱 惑	圆远
野蔓子	
六次敲门	圆愿
黄嫣梨	
花猫的一家	圆园
琦 君	
方寸田园	圆源
人鼠之间	圆远
我家龙子	圆园
谢雨凝	
生活中的剪影	圆缘
猫 性	圆远
父 亲	圆愿
真 情	圆怨
曾慧燕	
痛 苦	圆员

是 非	圆媛
月是故乡明	圆媛
蓉 子	
情 丐	圆缘
琼 花	圆愿
一无所有	圆员
蓝 玉	
幸 运	圆媛
大胜之术	圆源
女人难做	圆缘
家庭与事业	圆远
蓝 菱	
摊开一本书	圆愿
微 尘	圆员
时 间	圆源
简 衍	
水 问	圆愿
血 雨	圆园
凯 风	圆猿
粉圆女人	圆缘
路 羽	
故乡的初一、十五	圆苑
忆母泪	圆怨
偷心者	猿员
翠 园	
乡愁与美食	猿猿
声色犬马	猿远

文采风流 猿愿

猪朋狗友 猿怨

蔡叔卿

小白花 猿圆

静 远

灵魂工程师 猿缘

璇 璇

有情世界 猿苑

潘柳黛

有何不对 猿怨

夫妇之道 猿园

先进经验 猿园

作 孽 猿员

淑女典型 猿圆

当心后悔 猿圆

戴小华

最 爱 猿原

宋贻瑞 香港当代儿童文学家、翻译家。毕业于上海幼儿师范学校、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。作品有儿童小说《阿红的悲哀》、《沙沙的生日礼物》，译作《夜晚的笛声》等。

讨 书 读

想起小时候的读书狂劲，有件趣事值得一提。

因为自己是个小孩子，没有太多的零用钱可以用来买书，所以我读的课外书大多是借来的，渐渐养成了一切文字的东西感兴趣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只要见到书就抓来读。

记得那时的商店出售些小商品都是用旧报纸或旧书页来包装的，尤其是一些卖熟瓜子、花生的炒货店，他们用低价从旧书店买来一叠叠书，随手抽一本，把书脊扯松后放在台面，遇到有人买一角钱瓜子、两角钱花生，秤好货后就从那本已松了骨架的书上撕一页下来折成个三角尖形，把炒货倒入内，再左一摺右一折，中间一扣，就是一个鼓鼓的三角包。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炒货店，就买一包一角钱的花生（因为我那时很瘦，听说边吃花生边喝水会发胖），回家边吃边看书，吃完还把包花生的那页书摊开来，小心地抚平它，把它也读了，这才扔到畚箕里。那虽然是没头没尾的一段文字，却也能令我津津有味地咀嚼一番，从这支离破碎的情节想它的前因后果，倒也从中得到不少乐趣。

有一次，我从那一张包装纸上读到了段有趣的故事（记

不得是什么故事了)，那短短的正反两页上的情节发展太吊我胃口了，我急于想读到它的上下文，灵机一动，跑回炒货店，找那放在柜台上的残书。当然在我买了花生之后已经又被撕下了好几页，要读个连贯的故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了，但我仍央求店主让我读读下面的那部分书，店主见我“痴”得可以，索性把那半本书送了给我！

吴淡如 台湾人，一九六四年生，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，现就读台大中研所。著有短篇小说集《淡如轻风》。

懂得太多，所以怕痛

关于爱情，我以为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是懂得太多，所以怕痛。

我的爱情三段论是这样的：

情窦初启的时候，总以为一生只爱一回是最崇高贞洁的信念；渐渐修正“只真爱一回”的时候，在爱情路上早由全然青涩走向半生不熟；直到承认过往恋情是一次又一次的实验，只为寻找最适合厮守终身的人，那便深深入定了。

恋爱是一首可长可短的抒情诗，婚姻通常是一本凑不成言情小说的流水账。

听起来悲观，说来却也不惘然。种种光华灿烂的恋爱激情如烟硝火花齐放后，有满地不复美丽的碎屑待收拾，总不可能天天都是过年过节的日子。

吴美筠 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，现职香港浸会学院语言中心。《九分一》诗刊编辑。现任《诗双月刊》编辑。

奇遇

穿荧光橙塑料围衣的男人，施展臂膊最浑厚的力量掌推那肉堆的人团，挤入没有空间的车厢，人群熙熙蠢动又趁铁门关闭时复归静默。他勉强在饱滞的环境里检算一天开始的严肃。

悻悻地开始起行了。每个神色划一地各异其趣，繁忙时间已铸订上班前已如昨晚熬夜的倦容。他实在找不着事情填满这段空当：右手穿扭过某大胖子圆鼓鼓的后脑勺，仅能伸出三根指头钩住稳脚的铁柱，左手在蜂拥混乱时忘记插入裤袋，只得任由身旁香水女士的硬皮磨砂提包压牢，点穴般随车身晃动互相擦挤，再亲热也没有了，头颅怎么妄图转动？怎么寻找四周陌生脸孔的认许？左右逢迎呼嘘呼嘘不过痒人的鼻息，不欲交流废弃的二氧化碳也不行，所云同坐一条船，万一出了岔子九死一生，罹难时惟有保持个人独特的姿势，痛戚休关。

无法描写他此刻的表情，企图努力保持微侧的头来稍留几分距离，避开面前中年男士发梢渗透的发乳混合汗臭的气味，使他已疲于整理自己的面目。与其他人无异，把持某种无法阅读的表情状态，可以使陌生在最亲密中显出适度的疏

离，各自努力呈现互不牵涉的相貌。

顺着头势斜睨，如果傲视同群眼珠走上最高的位置，他必定看见一张宣传“弹性上班时间”的海报，尺方的相片逼满一张在玻璃面挤歪的嘴脸，也霸占他整双眼睛的视域；回避一面镜子，他垂目重睹狭小车厢内各式人等乖张的样子，试图有意无意间寻觅一丁点意外的新趣或者共鸣似乎绝无可能。

几分钟的路程显得额外漫长，绷紧的位置和关系，有时一成不变，有时又前赴后继——

她被发现时是个硬得像尊石膏像，静止的线条交不出半句对白，连眼角凝聚着水分的睫毛也无力颤动，只簌簌涌流的泪水替她的存在稍稍提供了较实质的根据，像被张贴在车门旁的玻璃墙，一旦分隔排排端坐的乘客，她反而拥有自我的天地。没有人留意有她在流泪，大家处于严峻的戒备状态，随时候驾应战猝尔骤闯的外来乘客、呛动的人潮，她出奇的淡静和不相关的情绪使她似有还无地脱离了群众，且毫不显眼地在腮边悬吊一枚终于沉沉坠落的泪珠。他险些错过，只偷瞥一下，是把头抵着横架的臂肘时看出来的，不动声色，竟不禁回头牢牢盯紧。

他开始为无法阻止她的泪和难过感到极端不安，像个守秘密的人，坚持中暗带彷徨：她不该如此，她怎么这样？可能是个心死的情人，放弃过往千真万确的温馨，然而忍捺不住，浮光掠影的情节忘却得支离破碎。

他抖擻一下，想像不可以浮浅——那不去抹净的泪痕无疑经历了沉积的底蕴，以致清除是不必要的，控制也是徒然的。他想到历史，有点颠沛的感觉；她想到将来，一个地方落难，逃不到另一方，整个人，是否崩溃无不一样低调阴

沉，等待别人诠释或者遗忘。可不可以只为死掉一位亲人，甚至为失踪的一只猫，足以在笼罩的阴郁里发现逝亡的气味，绝对的痛。再没有理由相信意义，没有生存的理据。

他其实不相信在转接的时空可瞬间把问题融解，但可以做点什么呢？车子自顾不暇，乘客也推捏由人。他伸出手来，想替她擦泪。伸过大胖子的脖子，在几乎瞌睡的洋葱头拐个弯，再拨开那女强人的曲发，直直奔向她冰薄的脸。用力以指尖吸纳泪。

再抬眼，她已下车。

你眼底的火灾

夜半三更，电话乍响，那边传来某女子嚤嚤的悲恸，我握紧话筒，是忽然重许许多多，像早已给哭湿了老半天捏得住。没来由的，劈头泣血的一句：不得了了，我爱上一个人了。最末的“了”字竟抖律几个音度才幽幽怨止。我惘然望着窗外空洞的黑夜，想像一双暗哑乏神的眼睛，想起穆旦的诗：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，你看不见我，虽然我为你点燃。

我端坐起来，准备一副理智且解人意的辅导姿态。是暗恋吗？得不到的比垂手摘取的额外烘托得金贵，不是的，那大概是你从对方找回自己渴求的影子，印证一些自恋和自卑……是痴恋吗？百里之外岂无芳草，要咬牙坚执一段无可作

为的恋爱，就不能再自苦苦人，凭自己挑的就心甘命抵地撑下去……是失恋吧？那弃离的或分袂的都因缘有定——

我委实无法在短时间内筹备各种可能的解慰谋略，女子已透过断断续续的抽噎与喘息间痛陈利害：原来发现自己终归真的爱上现任的男朋友，是在所难免的灾。我手足无措间抬头瞥见一室横七竖八的书籍，平时没太认真理会过，自觉适意安稳，如今倒开始向我倾塌着疲倦着，难道只因我从没正视过？我是不能理解的，无论她有否给我释说：明知这下子爱下去，虽云我不祈求他待我好，只一旦想到盼望漫漫一生可以爱他关顾他，这就难了，或许到最后他不愿意；即使他接受，我未免要一生服役于一个人的生命与喜乐，我的一切都似乎不能做主。

是了，是不能做主了。你怎晓得你此番对自己的诺言他日不会推翻，善变的你善变的我都无法做主。女子回我呜呜挂断电话的声音，我木然回到书桌，再念起穆旦“爱了一个暂时的你”的诗句。

小盗手记

首先声明我是偷，不是贼。我比一般强盗谦卑和忍让，从不打算在你面前抢掠，免你受恐担惊，而且练就一副飞檐走壁爬墙过窗的身手，专挑高难度动作无非想向世人证实，这是我富有专业性的精神，像邻家的寡母婆恒常挂在口边的

警句：我一分一毫都是凭自己劳力血汗换来的，不欺不诈。是小偷嘛我直认不讳。其实我的工作时间比很多人还要长，别看我一个月干那两三宗，所付出的加班时间着实不少，事前观察地形跟踪雇主生活习惯，事后隐匿暂避耳目和四处周张典卖赃物，三除四扣真正享受劳动成果的日子恐怕只有数天。为什么如此营营役役？是自己的工作，总是别无选择。有人辞官归故里，大群人漏夜赶科场；少我一份未为少，多我一个就添一个充分遵从专业守则的人。

我说过，我不会抢杀砸打的，即使那天我误认为熟睡的女子为惊起而直闯入室，我只随手捡起一柄小果刀轻轻触及她的腰背，使她醒来不至惊惶失措喊破喉咙，我还连用不甚爽利的声音慰解她：不用害怕，不用害怕，我我我求财，不会伤害你。她果然平静地保持原先的卧姿面壁，给我充足的时间找来一条粗长的毛巾卷扎她双手。我保证，我丝毫力度也没有运使，连个像样的结也没有打，你敬我一尺，我自然预留一丈，待我离去你可以立刻起来打电话，免费折腾。

发霉的老天。凡事尽力负责总换不到成果，我这下翻箱倒柜都拣不到值钱的东西，只脱了她手上的旧指环和取去抽屉上的一只新的腕表，书桌衣柜谅也不藏暗机，懒得查察了。临走时顾念人情边走边说别动别动，无事。不难看出我是极具原则的，虽然，我常常仰赖运气而又欠缺运气，付出努力不一定换来收获。指环腕表还不够赚取爬水喉管所需气力的一顿饭。